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观及当代价值研究

张涵冰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4日

摘 要

作为马克思早期重要理论文本,《手稿》包含丰富的自然观思想。本文立足于《手稿》文本,梳理其自然观生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阐释其自然观的核心内涵与理论特质,结合当代生态、经济与社会现实,挖掘该思想蕴含的人本价值维度,探讨其对于全球生态治理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为理解并推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层面的参考。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自然观, 当代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

A Study on the View of Na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Hanbing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Xing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ust 3, 2026; accepted: August 2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4, 2026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arly theoretical text of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contains abundant thoughts on the view of nature.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 Manuscript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origin of its view of nature, interprets its core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文章引用: 张涵冰.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观及当代价值研究[J]. 哲学进展, 2026, 15(9): 135-142.

DOI: 10.12677/acpp.2026.159430

realities, it explores the human-oriented value dimension embodied in this ideology, discusses it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lif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

Key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View of Nature, Contemporary Value,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跃迁，都离不开人与自然之间持续的物质交换与相互作用。伴随现代社会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带来的扰动也随之加剧，资源约束压力、物种生存危机、环境退化等多重生态风险交织显现，怎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由此成为当代社会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的重要理论文本，其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学界探讨马克思生态思想无法绕开的思想资源。重新解读《手稿》自然观兼具理论与现实双重价值，有助于还原马克思早期人与自然思想的内在理路，为认识当代人与自然矛盾、推进生态治理实践提供经典思想借鉴。据此，本文希望立足《手稿》原始文本，完整把握其自然观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与理论限度，并挖掘这一思想适配当代生态现实的可借鉴资源，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将梳理其自然观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阐释核心内涵与理论特质，探讨其当代价值，力求回归文本，做出客观分析。

2. 《手稿》中自然观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2.1. 历史背景：19世纪欧洲社会现实图景

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快速推进，机器大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工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确立并向外扩张，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实现前所未有的跃升。工厂大量兴建，城市化浪潮推动大批劳动者涌入城市，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马克思指出，“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1]在利益的驱使下，资本家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的攫取，以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质生产资料，掠夺和污染不断加剧，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不断被打破。“天然地适合生产粮食的地方变为了饥饿的地方。凡是从前鸟语花香和草木繁茂的地方，都遭受了毁灭的破坏。在所有曾经豪华一时的大庄园的身后，留下的都是贫瘠发白的岩石、被水冲蚀的土壤和腐蚀变质的土地。”^[2]

与此同时，工人被迫长时间从事高强度劳动，居住与劳动的环境却极其恶劣，身体遭受病痛侵扰，精神世界同样受到压抑，劳动者与本应作为生存根基的自然不断疏离。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记述的那样：“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

^[1]资本追逐利润的现实实践，构成马克思思考人与自然矛盾的现实土壤，促使马克思观察生产活动、私有制与生态破坏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后续剖析自然异化问题提供现实经验依据。

2.2. 思想渊源：德国古典哲学的滋养与马克思的思想转向

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写作重要的思想来源。《手稿》自然观的生成，既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成果的批判性扬弃，同时也是马克思本人直面社会现实、完成思想跃迁的理论产物。黑格尔将自然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外化环节，自然服从精神自身的辩证运动，最终向精神复归。这一框架固然笼罩在唯心主义外壳之下，但其把自然纳入辩证运动过程的思考方式，启发马克思以动态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历史互动关系。费尔巴哈则跳出思辨唯心主义，确立自然的感性实在地位，批判宗教对人的异化，主张人应当回归与自然的本真联系。但费尔巴哈对自然的理解停留于感性直观，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的改造作用，看不到自然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批判性吸收二者的合理成分，抛弃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唯心预设，克服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局限。正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所言，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双重改造，才建构起区别于旧哲学的实践视域下的自然概念，自然不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自在客体，也不是精神的派生产物，而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之中不断生成的现实存在[3]。

如果说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扬弃，为马克思剖析人与自然关系储备了重要的思想工具与理论视域，那么真正推动其跳出纯粹思辨哲学的藩篱、走向现实社会批判道路的，则是《莱茵报》工作时期所直面的一系列尖锐的现实社会冲突。正如马克思后来回顾这一思想历程时所说，林木盗窃法、摩泽尔地区农民处境的现实争论，是推动他转向经济问题研究的最初动因。在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得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重要判断，研究重心由此逐步投向经济领域，致力于挖掘人类社会矛盾背后的物质根源[4]。《手稿》正是这一思想探索过程的重要结晶。这标志着马克思不再仅仅停留于法哲学、思辨哲学层面展开批判，而是扎根现实生产活动，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置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加以考察，由此开启对自然异化问题的理论剖析。

3.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观的主要内容

在《手稿》之中，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前代思想成果的基础之上，将现实的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确立为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点，立足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展开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剖析。自然本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经由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生成双向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经由人类历史实践的推进不断发生形态更迭：从客观自在的自然，到实践生成的人化自然，再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自然，最终指向共产主义阶段人本复归的自然。

3.1. 自然的双重属性

自然首先具备客观实在性，并且在时间维度上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早在人类诞生以前，自然界就已经客观存续，并遵循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这类规律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尚未被人类实践活动触及、没有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就是自在自然。人类本身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其产生与存续始终以自然界为物质根基，人类开展的全部生产生活实践，都必须以承认自然的先在性与客观性作为根本前提，这也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石。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的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产品的材料。”[5]正是这一自在自然的客观存在，构成了《手稿》当中“人化的自然”得以生成的逻辑前提与现实基础。

自然也是人化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赋予了自然以新的内涵，使其呈现出“人化”的特征。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类依据自身的目的和需求，运用智慧和力量，对自然进行积极干预。通过实践活动，人类充分展现了自身作为有意识的

类存在物的特质。人类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主动地利用自然规律，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自然，使自然在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载体，与人类社会形成了更为紧密和复杂的联系。马克思提到：“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这种“人化”的自然，不仅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也成为人类进一步认识自我、发展社会的重要基础，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人与自然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塑造着彼此的发展轨迹。

3.2. 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以劳动实践为现实中介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指人与自然二者互为对象、彼此确证现实本质的辩证关系。自然界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境遇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实体，它只有进入人类感性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够获得现实的对象性规定。与之相应，人也并非隔绝于自然之外的孤立主体，人始终把自然界当作自身的对象，并且需要借助同自然界建立起来的联结，确证自身的现实本质。人与自然互为对象，一方的现实存在需要通过另一方得到确证。马克思在《手稿》中借助太阳与植物的譬喻对这一机理作出说明：“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5]这种双向的对象性关系，既不是外在的机械因果联结，把人与自然理解为两个彼此外在、单向作用的实体；也不是思辨概念推演出来的抽象同一，将二者消融于精神概念的运动之中。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不能从静态实体层面得到完整理解，必须落脚于现实的感性活动去把握。

劳动实践正是生成、维系这一对象性关系的现实中介。在《手稿》的理论框架之中，劳动实践并非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行为，而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构成理解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核心范畴，人的全部现实的对象性关系都植根于这一感性的物质活动之上。马克思提到：“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5]劳动过程绝不单纯是人类攫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更是人与自然之间展开对象性交互的现实纽带。人作为兼具能动性、受动性的自然存在物，只有依托劳动实践，才能够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投射到外部客观自然之上。人的实践活动具备改造现实世界的能动力量，正是持续不断的对象化劳动，赋予自然界以独有的社会历史属性。在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之中，自然不再停留于纯粹自在的原始状态，不再是与人完全隔绝的抽象实体，而是逐步打上人类文明活动的深刻烙印，自在自然由此不断向人化自然转化，生成属于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但与此同时，自然界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地承受人类的改造，它以客观法则、物质条件、生态反馈等方式，对人类实践的活动的、发展边界形成内在约束。这种双向的能动与制约关系进一步印证，人与自然是彼此依存、互相塑造的对象性关系，人类改造自然的全部实践活动，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并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前提之上。泰德·本顿提出颇具影响力的“生产力中心主义”批评，认为马克思过分强调人的劳动改造力量，低估自然本身的客观限制^[6]。通过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肯定人的实践能力，只是将其视为人实现解放的物质条件，并非认同无节制掠夺自然。乔纳森·休斯也对此进行系统辩驳，指出《手稿》实践概念本身同时包含能动性和受动性双重维度，生态破坏的现实根源是资本支配下的异化生产，而非对象化劳动本身^[7]。

3.3. 自然的异化与人的异化的内在关联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生产出的产品并不属于自己，而是被资本家占有。劳动对于工人而言，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创造性

和自主性，沦为一种被迫的、痛苦的谋生手段。人在这种痛苦的劳动中，非但没有确证自己作为人的“类本质”，反而将自己同自己作为人的“类本质”相隔离开了，人与人之间也互相分离，成为了资本主义下的为了金钱等利益而相互敌对的孤立的个人。这种劳动异化的状况引发了自然的异化。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将自然视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对自然资源进行肆意掠夺和破坏。他们过度开采矿产资源，不顾资源的有限性和开采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大量排放污染物，如废气、废水、废渣等，严重污染了空气、水源和土壤，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失衡。自然原本的生态平衡被打破，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许多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自然的异化又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异化。恶劣的生态环境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危害，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健康。被污染的空气和水源会引发各种疾病，如呼吸道疾病、癌症等，使人们失去了在优美自然环境中享受生活、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人们生活在一个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中，无法真正感受到自然的美好和恩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彻底扭曲。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内在地包含自然异化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带来对自然界的剥夺[8]。这种恶性循环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3.4. 共产主义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和解愿景

马克思在手稿中展望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和解的美好前景。在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将被彻底废除，这一根本性变革将消除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劳动将不再是异化劳动，而是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对待自然的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改变，在利用自然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同时，高度注重生态保护。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依据科学合理的原则利用自然。他们会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生态规律，避免过度开发和浪费资源。自然的生态价值、审美价值等将在共产主义社会得到充分彰显。自然不再仅仅被视为生产资料，而是被看作人类共同的财富和精神家园。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人也将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我提升、文化创造和社会交往等活动中，摆脱了物质匮乏和劳动异化的束缚。人与自然真正回归到本真统一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一愿景并非依靠技术进步单方面完成，而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变革的基础之上。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社会基础，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斋藤幸平也同样重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命题的理论价值，认为该命题不能被解读为抽象道德空想，它把人与自然和解同社会制度变革绑定在一起，构成马克思生态批判的价值归宿[9]。

4. 《手稿》中自然观的理论特质及自身局限

4.1. 实践性

《手稿》自然观的首要特质体现为鲜明的实践性，这也是马克思区别于旧哲学的根本所在。无论是将自然归结为精神外化的唯心主义，还是停留于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均脱离现实感性活动来把握人与自然。马克思立足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理解二者关系，提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5]实践构成人与自然之间现实的中介纽带，人经由生产劳动等对象化活动，一方面改造外部客观自然，推动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生成；另一方面反观自身，确证并发展人的类本质力量。实践既承载人的主体能动性，又始终受到自然客观条件的规约。以实践为基点，马克思消解了精神化自然与静态直观自然两种理论范式，完成自然观层面的哲学变革，构成实践唯物主义重要的理论基石。休斯在辩护本顿的诘难时同样强调，《手稿》的实践概念不是单向度的人类改造活动，能

动性与受动性共属于对象化实践，这正是该自然观实践性特质的关键所在[7]。

4.2. 辩证性

《手稿》自然观贯穿着实践辩证法的内在逻辑，突破传统哲学非此即彼的认知桎梏。人与自然是矛盾统一的对象性关系：人作为自然演化的产物，以自然的客观物质存在为生存根基；同时人通过对象化实践将本质力量外化于客体，生成打上人的烙印的人化自然。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自然异化与人的异化相互勾连，矛盾走向激化，但异化本身内含自我否定的契机，扬弃异化劳动即是向人与自然本真关系复归的过程。马克思辩证统合自然的物质性与社会性，自然既有先在的客观实在性，又在历史实践中获得社会内涵；同时实现感性实践与理性认知的辩证循环，感性活动是认识的现实根基，理性把握的自然规律反过来规范实践活动，为审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辩证思维范式。施密特评价指出，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就是借助实践辩证法，跳出旧哲学把自然要么看作为纯粹物质客体、要么看作为精神产物的二元对立困境[3]。

4.3. 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尽管《手稿》属于马克思思想转型阶段的文本，尚未完整建构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但已经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马克思拒绝把人与自然的矛盾理解为超历史的抽象对立，而是将人与自然关系置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加以考察。自然并非永恒不变的抽象范畴，其自然属性的现实呈现始终同特定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紧密纠缠。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异化劳动，使人与自然陷入对抗性的异化状态；而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将带来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为人与自然的和解开辟现实道路。这一分析路径不再单纯从观念层面解释生态矛盾，而是深入社会制度维度寻找根源，体现从社会总体把握自然问题的整体性思维。斋藤幸平认为，这种将自然问题置于社会历史之中考察的思路，是马克思后期物质变换断裂理论的重要萌芽[9]。

4.4. “人的解放”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研究自然问题，始终锚定人的解放这一价值归宿，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构成互为条件的统一历史进程。人的解放是总体性解放，既包含政治经济层面摆脱压迫关系，也要求从异化劳动与恶劣生存环境之中挣脱出来。人只有摆脱异化境遇、开展自由自觉的对象性劳动，才能够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占有；只有摆脱资本支配而复归本真的自然，才能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场域。马克思批判自然异化，不是站在抽象生态伦理立场维护自然，而是指向人的本质力量完整复归。人与自然不再是外在对抗的两极，而是在实践之中相互确证，最终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旨趣。正如福斯特所言，马克思探讨自然，从来不是脱离人的纯粹自然哲学，全部自然批判最终都指向人的解放这一价值目标。

4.5. 《手稿》本身的局限性

立足于19世纪思想史背景与马克思个人思想演进脉络，《手稿》作为过渡性文本存在不可忽视的理论局限。此时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残余尚未完全清除，异化劳动批判较多依托“类本质”这一预设的规范性范畴，更多停留于哲学人类学推演，尚未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历史实证分析。在方法论层面，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处于交织混杂状态，对于私有财产起源的阐释，更多依靠外化劳动的哲学演绎，缺少分工、所有制历史演进的实证考察。虽然已经捕捉自然异化的现实矛盾，但尚未形成后期那样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工具，对生态矛盾的剖析仍局限于人本哲学批判框架之内。施密特、休斯均提醒，不可将早期文本直接等同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理论成果，必须看到二者之

间的思想史发展距离，不能过度拔高该文本的理论完备程度。国内近年相关研究同样指出，应当区分早期哲学人本表述和后期政治经济学科学分析，不能把后期结论直接回读至《手稿》文本之中^[10]。

5. 《手稿》中自然观的当代价值

5.1. 为我国绿色生产实践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手稿》对象性活动理论与异化劳动批判，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绿色生产转型提供重要思想资源。马克思揭示，资本逻辑下的生产将自然降格为单纯增殖工具，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当作发展手段，最终造成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这一批判启示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单纯追求物质产出的最大化，而是要实现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的辩证统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当以自然客观限度为刚性约束，把绿色属性内嵌于生产活动全过程，摒弃工具理性主导下对自然的单向度索取，推动生产回归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非资本无限增殖的目标，在实践层面实现自然的物质价值与人的发展价值相统一，为生产方式绿色变革确立价值标尺。

5.2. 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筑牢理论根基

《手稿》“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的辩证命题，为我国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深厚的理论底蕴。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不是彼此隔绝的主客两极，而是在实践中相互确证的有机整体，人的解放同自然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个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核心理念，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不同于资本逻辑把自然当作可量化利用的资源仓库，生命共同体理念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在制度实践上，要求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扬弃异化的实践模式，把尊重、顺应、保护自然落实到国土治理、生态保护、社会生活各领域，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系统良性运行双向共进，为中国式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哲学层面的支撑。

5.3. 为破解全球生态危机、开展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批判性分析框架

放眼全球，资本全球化不断放大生态矛盾，《手稿》对资本逻辑下自然异化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剖析当代全球性生态困境，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重要的分析视角。生态危机不单纯是技术层面的环境破坏问题，其背后根植于资本无限增殖与自然有限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全球资本体系之下，生态掠夺、生态代价转移等现象持续存在，部分国家将生态代价向外转嫁，造成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持续紧张。

《手稿》启示全球生态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技术改良与伦理呼吁，还必须审视背后不平等的生产与分配关系。倡导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秩序，打破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范式，推动各国超越利益博弈，真正践行共商共建共享，为化解全球性生态矛盾提供思想参照。

6. 结语

《手稿》作为马克思思想转型期的重要著作，蕴藏内涵丰富的自然观。它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为理论基点，阐释自然双重属性、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揭示自然异化与人的异化的内在关联，并且勾勒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和解的理想图景。其自然观兼具实践性与辩证性，已经显现历史唯物主义萌芽，并锚定人的解放这一价值旨趣。同时必须看到，受时代条件所限，文本依旧残留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印记，对生态矛盾的分析尚未达到后期政治经济学的成熟高度，对此，要审慎把握《手稿》的过渡性定位^[11]。

《手稿》思想对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以及全球生态治理均具有重要启示。我们不能将其直接视作现成完备的生态教科书，而要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汲取其中合理内核，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滋养。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2]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3]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泰德·本顿. 马克思与生态学[J]. 国外社会科学, 1992(7): 23-28.
- [7] 乔纳森·休斯. 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 张晓琼, 侯晓滨,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8]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 肖峰,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9] 斋藤幸平. 马克思生态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M]. 谭晓军, 包秀琴, 张杨,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4.
- [10] 程华, 刘炜杰. 透过“‘占有’概念语义丛”看“占有”的遮蔽与澄明——基于 MEGA2《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4): 39-50.
- [11] 董方圳, 谭鑫.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观探析[J]. 宁夏师范大学学报, 2026, 47(2): 82-88.